



台灣 新文學史 下

陳芳明◎著



A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ese Literature

台灣 新文學史 下

A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ese Literature

陳芳明◎著

台灣新文學史

2011年10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新臺幣精裝1200元

平裝上、下冊各450元

平裝一套900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聯經忠孝門市更換。

著者 陳芳明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03
台北忠孝門市：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樓
電話：(02) 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暨門市電話：(04) 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76837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胡金倫
編輯 杜瑋峻
封面設計 蔡婕岑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ISBN 978-957-08-3897-8 (上冊：平裝)

ISBN 978-957-08-3898-5 (下冊：平裝)

ISBN 978-957-08-3899-2 (一套：平裝)

ISBN 978-957-08-3900-5 (精裝)

目次

上冊

序言

新台灣・新文學・新歷史——陳芳明——5

第一章

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23

後殖民史觀的成立 25

台灣新文學史的分期 29

重新建構台灣文學史 40

第二章

初期台灣新文學觀念的形成——43

殖民體制的建立 45

新興知識分子的角色 47

台灣文化協會：大覺醒時代的到來 52

文學觀念的奠基 55

語文改革的發端 59

第三章 啓蒙實驗時期的台灣文學——65

政治運動的蓬勃發展 67

張我軍：批判舊文學的先鋒 71

賴和：台灣新文學之父 77

第四章 台灣文學左傾與鄉土文學的確立——89

《台灣民報》的文學成就 91

鄉土文學論戰及其影響 98

文學運動中聯合陣線的構成 102

第五章 一九三〇年代的台灣文學社團與作家風格——107

文學結盟風氣的興盛 109

台灣文藝聯盟的成立及其意義 120

第六章 台灣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129

楊逵與一九三〇年代的左翼作家 131

王詩琅、朱點人與都市文學的發展 138

一九三〇年代的新詩傳統 144

第七章

皇民化運動下的一九四〇年代台灣文學——157

戰雲下的文學社團：《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159

呂赫若：以家族史對抗國族史166

龍瑛宗：虛無的自然主義者173

第八章

殖民地傷痕及其終結——179

台灣文學奉公會與台灣作家181

張文環：台灣作家的苦悶象徵187

西川滿：皇民文學的指導者193

皇民文學考驗下的新生代作家199

第九章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重建與頓挫——209

再殖民時期：霸權論述與台灣特殊化211

日據時期作家與文學活動的展開216

來台左翼作家與魯迅文學的傳播224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文學的衝擊229

第十章

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文學認同與論戰——235

吳濁流孤兒文學與認同議題的開啓 238

戰後第一代作家的誕生 246

認同焦慮：台灣文學定義與定位的論戰 256

第十一章

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263

戒嚴體制下的反共文藝政策 265

戰鬥文藝與一九五〇年代台灣文學環境 270

反共文學的發展及其轉折 276

第十二章

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學局限與突破——287

鍾理和與《文友通訊》的台籍作家 288

陳紀澄與反共文學的發展 297

林海音與一九五〇年代台灣文壇 309

第十三章

橫的移植與現代主義之濫觴——317

聶華苓與《自由中國》文藝欄 319

夏濟安與《文學雜誌》 339

第十四章

現代主義文學的擴張與深化——345

現代主義路線的確立：「藍星」與「創世紀」詩社 348

《現代文學》的崛起 360

從《筆匯》到《文季》：現代主義的動力與反省 364

張愛玲小說中的現代主義 369

新批評在現代主義運動中的實踐 374

第十五章

一九六〇年代台灣現代小說的藝術成就——383

流亡小說的兩個典型 385

內心世界的探索 392

現代小說的轉型 400

留學生小說蔚為風氣 405

另類現代小說的特質 410

下冊

第十六章

現代詩藝的追求與成熟——415

詩的高速現代化 417

現代詩的抒情傳統 434

第十七章

台灣女性詩人與散文家的現代轉折——445

台灣女性詩學的營造 447

台灣女性散文書寫的開創 460

台灣女性散文的現代主義轉折 465

第十八章

台灣鄉土文學運動的覺醒與再出發——477

《台灣文藝》：日據時代與戰後世代的傳承 480

鍾肇政：台灣歷史小說的創建與擘畫 485

葉石濤：本土文學理論的建構 492

《笠》詩社的集結：從現代主義到寫實主義 501

挖掘政治潛意識 506

第十九章

台灣鄉土文學運動中的論戰與批判——519

鄉土文學之匯流成為運動 521

新世代詩社與新詩論戰 525

新詩論戰的延續：《秋葉》與《家變》受到批判 534

蘋果與玫瑰：帝國主義的批判 540

季季的意義：鄉土與現代的結合 545

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小說的前行代 549

第二十章

一九七〇年代台灣文學的延伸與轉化 555

宋澤萊小說藝術的成就 559

戰後世代本地作家的本土書寫 564

鄉土文學運動中的詩與散文 573

一九七〇年代朱西甯、胡蘭成與三三集刊 586

第二十一章

一九八〇年代台灣邊緣聲音的崛起 599

台灣文學正名論的展開 603

一九八三：性別議題正式登場的一年 607

台灣同志文學版圖的擴張 615

台灣政治小說崛起的意義 621

原住民意識的覺醒及其文學 630

散文創作與自然書寫的藝術 639

第二十二章

衆神喧嘩：台灣文學的多重奏 653

一九八〇年代後現代詩的豐收 654

後現代小說的浮出地表 669

一九八〇年代回歸台灣的海外文學 687

馬華文學的中國性與台灣性 702

第二十三章 台灣女性文學的意義 715

施叔青小說的歷史巨構 717

台灣女性小說的崛起及其特色 725

一九八〇年代台灣女性詩的特質 747

從漂泊旅行到自我定位的台灣女性散文 758

第二十四章 下一輪台灣文學的盛世備忘錄 775

齊邦媛與王德威的文學工程 776

一九九〇年代至新世紀的文學造詣 781

迎接新世紀的文學盛世 787

台灣新文學史大事年表 795

第十六章

現代詩藝的追求與成熟

台灣新詩的現代主義想像，發端於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成熟於六〇年代，而終於在七〇年代與寫實主義路線有了鮮明的分裂與結合。以紀弦組成的現代詩派為濫觴，繼之以藍星詩社與創世紀詩社的次第成立，現代主義日益成為新詩運動的主流。美學思維上的現代主義轉折，促使台灣詩人偏離中國五四文學以降抒情傳統的影響，而開始對被壓抑的欲望、情緒想像展開前所未有的挖掘。對台灣文學而言，新詩所進行的無意識或內心世界的探索，就像同時期的現代主義小說那樣，揭開了寬闊的歷史巨幕。

中國早期的新詩運動，集中於強調意識世界的正面價值。詩人比較偏愛感時憂國與永恆愛情等等題材的經營。在詩行之間，詩人擅長歌頌光榮歷史、民族情操、人格昇華、人性救贖之類的大敘述。這種隱惡揚善式的頌歌，到一九五〇年以後，由於受到反共國策的鼓舞獎勵，而得到更為擴張的空間，愛國詩人、戰鬥詩、反共詩，一時蔚為風氣。那種思想透明，政治正確的人工美學，對於創造力與想像力都構成極大傷害，因此，若是把現代詩運動置放在反共文藝政策的脈絡下來檢驗，當能彰顯其特殊的歷史意義。

台灣新詩的現代化，突破了戒嚴體制的格局，終於從詩人的無意識底層浮現了許多負面、幽暗、龐雜的想像。這種前所未見的心靈探索，有意無意之間避開了權力干涉，使詩人抵達純粹美學的領域，展開藝術上無窮盡的追求。就像現代小說的創造那樣，現代詩所進行的心靈探索，也是沿著兩條途徑：一是語言的改造，一是美學的深挖。在語言方面，詩人已經感受到白話文的貧困與枯澀。五四文學傳統所尊崇的張口見喉式的語言，以及我手寫我口的文字，已不能勝任傳達現代詩人內心的深層意識。他們不能不選擇去嘗試語法的顛覆與句型的再鑄，否則就很難在政治悶局中打開被禁錮的藝術疆域。

這場現代詩運動是全面展開的，除了在各自詩社的機關刊物如《現代詩》、《藍星》、《創世紀》，勇於投入語言實驗的行動，同時也更進一步，在其他報刊雜誌開闢版圖，如《公論報》、《文星雜誌》、《文學雜誌》、《皇冠》等。他們活動的空間，並不止於文字的表達，有時也擅長聲音的演出。他們常常舉行詩朗誦

會，廣泛與讀者接觸。這種詩的朗誦，使詩人更加警覺到文字的節奏與速度。由於有音樂性的要求，詩人特別注重詩藝的經營，從而在詩行的處理、意象的鋪陳、聯想的懸宕，意義的歧出等等方面都開始受到關切。這些形式的追求，與內心世界的浮降都有了密切的聯繫。在無意識的空間裡，他們觸探了背德、墮落、邪惡、沉淪、卑賤的欲望。詩藝的講求，終於為台灣開創了一個充滿訝異而又喜悅的時代。

詩的高速現代化

現代主義美學的傳播，加速在一九六〇年代詩人的創作中繁殖蔓延。新鮮、陌生語言的大量誕生，標誌著現代詩人的勇於摸索與嘗試。台灣現代詩的重要特徵，便是詩的語言充滿了探險、冒險與危險，對於反共體制下的詩人來說，他們在語言上步入險峻之境，顯然是對傳統精神與權力干涉，進行一種思想性的決裂。他們決裂的姿態，義無反顧。

就詩的探險而言，詩人敢於使用前人未曾使用過的修辭，大膽利用語言的聯想與切斷，使潛藏在內心的感覺與情緒湧現出來。一九三〇年代的台灣與中國現代詩人，即使在強調新感覺之際，還不至於從事語言的全新改造鍛鍊。台灣詩人有勇氣寫出短句，即使一個字也可占據一行；也有勇氣創出長句，甚至一行使用四十個字也無須斷句。他們擅長利用詩行之間的空白，造成情緒的緘默與懷疑的終止。就像樂譜中的休止符，台灣詩人已經知道無聲處正是意義切入的所在。

就詩的冒險而言，一九六〇年代台灣詩人透過技巧形式的變化，而達到對五四歷史與三〇年代台灣文學的挑戰，並且也進一步對客觀的政治現實表現高度的質疑。他們專注於個人感覺的經營，藉由這樣的經營，完成了對集體主義與威權主義的背叛。這種冒險，具備了高度的文學意義與藝術精神，卻於無形中散發了深

沉的政治批判。

就詩的危險而言，台灣詩人的語言實驗並非全然都是成功的。現代主義思潮的衝擊到達高峰時，自然也會出現流弊。由於語言革命的不斷實踐，終於使不少詩作爲現代而現代，爲實驗而實驗，而產生了當時坊間所指控的「偽詩」。一九六〇年代許多被公認的晦澀的詩人，其實是非常寫實的。不過，無可否認的，有些詩最後也不免淪於文字的迷宮，而受到強烈的批判。七〇年代初期的現代詩論戰，正是對危險的詩展開一系列的反省與質疑。

台灣新詩的高度現代化，出自軍中作家的手筆。在左營海軍基地成立的創世紀詩社，集結了痲弦、洛夫、張默這群勇於語言實驗的詩人。他們的生活職業，顯然與文學志業有很多的落差。在軍中社群裡，文學觀念是比較傾向於支持既有的政治體制，在文學創作方面也應該是較趨於保守封閉。然而，創世紀詩社竟然是改寫文學走向的一群詩人。在詩社裡，痲弦是最受矚目的一位。

痲弦（一九三二—），本名王慶麟，河南南陽人。

出身於政工幹校戲劇系的他，曾於一九六六年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訪問兩年。痲弦早期詩作，頗受中國一九三〇年代詩人何其芳以及德國知性詩人里爾克的影響，而不乏摹仿之作。他擅長使用後設的方式，重新建構冷酷的生命觀察。不過，他的冷酷並非淡漠，詩中流淌的情感仍然豐厚飽滿。

就像所有的現代主義詩人那樣，他們都是從語言上進行強烈的革命。痲弦作品的前衛性格，全然是建基於



痲弦（《文訊》提供）

語言的鍛鑄之上。但是，痲弦之值得注意並非在於創造斷裂式的語法，也並非在於重新鍛字鑄句，而在於他果敢地以白話與口語入詩。平凡語言與平凡語言之間的相互聯繫，竟然能塑造奇異的意象而導致錯愕新意的產生。痲弦在他自己的〈詩人手札〉如此討論過詩的語言：「以徒然的修辭上的拗句偽裝深刻，用閃爍的模稜兩可的語意故示神祕，用詞彙的偶然安排造成意外效果，只是一種架空的花拳繡腿，一種感性的偷工減料，一種詩意的墮落。」¹離開語言，痲弦的詩藝就失去依靠。他擅長利用語言的即興與率性，讓讀者窺探到他內心的複雜思維與情緒流動。

痲弦的新詩生涯前後僅持續十二年（一九五三—一九六五），並只完成一冊詩集《深淵》²。但是，他為詩壇留下可供議論的傳說，即使到今天仍然受到懷念，究其原因，乃在於他詩中語言的想像空間特別活潑而開闊；更重要的是，他所開發出來的世界，正好與他的所處的時代全然悖離。如果在政治封鎖年代的反共時期所流行的美學是崇高、昇華、健康、寫實，則痲弦作品展現出來的思考則是沉淪、幽暗、頹廢、殘缺。這種對藝術的尊崇方式，頗具革命與顛覆的性格。遠在進入一九六〇年代之前，痲弦對於諸神的信仰展開迂迴的質疑與嘲弄的批判。所謂諸神，意味著一種威信，一種權力，一種無上的存在。當他的詩行中重複出現

1 痲弦，〈詩人手札〉，《創世紀》一四、一五期（一九六〇年二月五日）。

2 痲弦，《深淵》（台北：衆人，一九六八）。



痲弦，《深淵》（舊香居提供）

「食屍鳥」、「十字架」、「嗷吶」、「哭泣」、「斷臂人」、「殯儀館」等等意象時，死亡的氣味濃郁襲來，正好構成對於戰鬥、愛國情操的文藝之強烈嘲弄。

收入《瘴弦詩集》（一九八一）³的卷之七「從感覺出發」，最能代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詩人心情的猶豫、徬徨、忤忤、遲疑，卻又最能反映他掙扎、憤怒、抗議、反叛的思緒。這些詩作問世時，等於宣告台灣現代詩已經到達成熟的階段。許多受到反覆咀嚼的詩句，都出現在這個時期。例如，「而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的」（《如歌的行板》）；「我等或將不致太輝煌亦未可知」（《下午》），或是如下的詩行：

無人能挽救他於發電廠的後邊

於妻，於風，於晚餐後之喋喋

於秋日長滿狗尾草的院子

——〈庭院〉

這些詩句，充滿高度的音樂節奏與隱喻暗示，把詩人疲憊而庸俗的倦怠感生動表現出來。卑微（或卑賤）的生命，看不到絲毫明亮的前景。至少詩給讀者的感覺是，有一種頹廢是無法獲得救贖的。然而，在現代詩的思維裡，墮落不必然就是墮落，猶沉淪未必就是沉淪。在一個封閉窒息的年代，所有關於邪惡、腐敗等等負面書寫的誕生，本身就已具備昇華的意義。負面書寫本身，在一個凝滯僵化的高壓社會裡，就潛藏著動力。詩中所有惡的象徵，一方面固然在於影射外在世界的政治體制之本質，一方面也在於暗示詩人刻意以邪惡的思維來抗拒虛構虛偽的「光明社會」。以墮落來對抗愛國，以沉淪來對抗戰鬥，這種張力正好凸顯詩的正面價值。瘴弦出身於政工幹校，卻敢於使用現代主義的幽暗書寫來追求藝術，誠然有其過人的膽識。即